



鸡鸣读书文丛

枳斋余墨

魏荒弩 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魏荒弩 著

枥斋余墨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析斋余墨/魏荒弩著.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8
(鸡鸣读书文丛)
ISBN 978-7-81101-640-6/G · 1101

I. 析... II. 魏...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9908 号

丛 书 名	鸡鸣读书文丛
丛书主编	雷 雨
书 名	析斋余墨
作 者	魏荒弩
责任编辑	王欲祥
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邮编:210097)
电 话	(025)83598077(传真) 83598412(营销部) 83598297(邮购部)
网 址	http://press.njnu.edu.cn
E — mail	nspzbb@njnu.edu.cn
照 排	江苏兰斯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09 千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1-640-6/G · 1101
定 价	26.00 元

出 版 人 闻玉银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一个老教授的人生印痕(代序)

黄伟经

魏荒老——近些年来我惯于这样称呼魏荒弩(魏真)先生——要我给他的《析斋余墨》集子写序,我自然乐于应命,当即答应。这不仅仅是出于我对自己这位亦师亦友的长辈的尊敬之情,也由于他此集内许多篇章的写作,同我有点关系。

一九九八年五月间,魏荒老的夫人蔚卿大姐——跟他一起屡经坎坷、饱受苦难、相煦相濡整整五十载的老伴,经受长期病痛之后,终因药物过敏去世。这对他全家来说如天塌地陷的打击,几乎把已至耄耋高龄的魏荒老击倒,令他顿时陷入悲痛欲绝的深渊,一时间竟难于自拔出来!

他是在三个月之后,才在信里向我透露这一使他哀伤至极的噩耗的。一九九八年十月十四日他给我的信写道:“一直没有告诉你,怕引起你思想波动为我难过。在北京,也只有吕剑、邵燕祥两人知道,别人都没有通知。……说实在的,我至今仍沉浸在悲痛中,实在解脱不了!”过了一个多月,他又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身体精神仍不好,我在极力地挣扎,走出不幸的阴影,但太艰苦了,一夜一夜地不能入睡!!”

读着这些信,我心里的确为魏荒老失去命运相依、至亲至爱的老伴而难受,同时也为他久久不能从不幸的阴影、悲哀的思绪中摆脱出来而深为不安。一个年逾八旬的老人,若任其如此哀痛下去,他的身体怎么经受得了!

我于是一次再次给他去信,除了劝慰,就是希望他、促请他尽快提起笔来写点什么。我想,在旧社会经历过失业的困苦,目睹过旧世界的黑暗和腐烂,在踏入新社会以后却多次打入“另册”,战战兢兢地过了二十多年“另类”生活的魏荒老,他的人生经历就是一部大可回味的书。他一生中有多少亲历亲与的活动可以回顾,又有多少亲见亲闻的人和事可以写、值得写呢!我在信里对他说,将你的经历与感受,包括有关的历史、人物、事件、生活琐事、读书随想、童少年时代回忆等等,值得写的,都一一写下来,少则几十字、几百字,多则写上千把字都行。就请你从从容容地构思,自由自在地执笔吧。我信上又说,请将写出的这些短文惠寄来,可发表的,我当推荐给邀我充当特约编辑或组稿的有关刊物或报纸副刊刊发。

大概我这些信起了一些作用,果然,魏荒老渐渐从沉重的悲伤心绪中解脱出来,应我的约请,开始作文了。不久,就第一次同时给我寄来了五篇短文《马老的遗憾》、《无题》、《读〈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如饮醇醪》与《我与叶甫图申科》。每篇四五百字至一千多字不等。我读后非常高兴,即又给他去信说,五篇作品都写得好,盼他一篇又一篇不断写下去。

我与魏荒老结识已有十六七年。他原是《随笔》的老作者,对我的编辑工作曾给过不少支持、帮助。还为我翻译的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父与子》作了提纲挈领的序言,予我这个晚辈以恳切的鼓励、提携。他还将《汉书·扬雄传》中“默默者存”这句蕴含哲理、意味深长的名言书成小条幅赠我,勉励我干实事,远浮名。在这么多年的相互交往、了解中,我看到、感受到魏荒老是个实实在在、平易可亲的长者。他为人质朴、随和,重承诺与友情,言行如一,待人坦诚。他应允的,下了决心要做的,就一丝不苟、一往无前地去做。自寄来上述五篇文稿以后,他愈写愈投入,意趣愈浓,三四天、五六天即成一文,有时甚至隔天就写出千把字的文章,握笔不停,周周如此。真是

匝月不多、月月多多,直至最近,他写的这些总题为“析斋余墨”的随笔散文已有六十多篇,可谓成绩可观矣。

写作,使魏荒老心有所寄,思想有所依托。这样,就促使他终于“从悲恸的深渊”走了出来,这是最令我觉得欣慰的。

还要提及的是,近一年间魏荒老所写的这些随笔散文,除一部分他径寄向他约稿的报刊发表外,有近五十篇他都在写好后随即寄来我处,让我有机会成为最初的读者。它们追溯往事、感喟人生、怀人叙事、记述友情、偶思偶感等,都贯穿、融会着作者的识见、思想和情感。其中一些文字,还浸染有作者的血泪。它们是一个作为教授、翻译家和作家的老知识分子的经历、见闻与所思所感的真实纪录,尽管只是生活中的一笔一羽、一鳞一爪,但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留有历史时代的痕迹。

所寄我的近五十篇,几乎都已先后在香港《大公报·大公园》或《羊城晚报·晚会》、《南方日报·海风》等报纸副刊上登载。

目

录

一个老教授的人生印痕(代序)	黄伟经(1)
----------------------	--------

第一辑 怀 人

怀念傅鹰先生	(3)
张礼千先生千古	(6)
樊弘先生侧影	(8)
吴兴华同年小记	(10)
徐褐夫先生最后的信	(12)
余振教授五年祭	(14)
想起汪懋祖先生	(17)
朱杰勤教授片言	(19)
关于赵家璧先生	(20)
怀越南学人姜有用	(22)
许寿真与我	(24)
黄尊生先生短忆	(27)
滇海怀旧	(29)

友谊一生老益重 ——记诗人吕剑	(32)
一面之识 ——谢六逸先生印象	(36)
大汉小记 ——记诗人牛汉	(38)
关露和她的明志诗	(42)
楚图南与涅克拉索夫	(44)
忆病友谢希德	(49)
怀戈宝权先生	(51)
郑铮和他的《普希金抒情诗选》	(53)
剑平和他的新译《奥涅金》	(55)
我记得的雷石榆	(57)
艾青同志琐忆	(60)
永恒的负疚 ——痛悼我的老伴	(66)

第二辑 忆 旧

关于我的祖籍	(73)
怀乡曲	(76)
人生识字忧患始	(80)
高小轶事	(82)
少年飘泊者	(84)
胡适的一首《劝善歌》	(87)
我的责编	(89)
两张胸片	(91)
自奉及其他	(93)
两个“金盾”	(95)
莲花笺纸	(97)
普希金与我	(102)
我与叶甫图申科	(105)

关于两首民谚	(107)
苦度春节	(109)
两次“突然袭击”	(111)
八十自省	(113)
《牛棚杂忆》补	(117)
百年校庆又一年	
——北大杂忆	(119)
我与胡风案件	(121)

第三辑 杂 论

马老的遗憾	(131)
自警	(132)
偶感	(134)
此风不可长	(135)
珍惜有限的生命	(137)
痛定思痛	(138)
无题	(140)
“如饮醇醪”	(141)
“反右派”三题	(143)
字与人	(145)
曹老的寂寞	(147)
感召力	(149)
何其相似乃尔	(150)
读《反思郭沫若》	(151)
纪念普希金	(153)
读汪曾祺《随遇而安》	(155)
无题(二)	(156)
失聪人语	(157)
读书寸感	(159)
关于《爱底高歌》	(161)
复子张	(163)

吕剑赠诗	(165)
关于《涅克拉索夫诗歌精选》	(167)
致黄伟经	(170)
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	(172)
《论涅克拉索夫》自序	(176)
汪铭竹《自画像》小引	(179)
《隔海的思忆》小引	(181)
吴朗主编《外国文学》序言	(182)
《俄国诗选》译后小记	(186)
《外国小叙事诗》小引	(188)
《遗忘的脚印》小引	(190)
译诗小议	(192)
译诗岂能随心所欲	(195)
后 记	(198)

第一辑 怀人

怀念傅鹰先生

枋斋余墨



二〇〇二年二月二十日，魏荒弩在北京西郊寓所之枋斋留影

梁雪莲摄

傅鹰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化学家。他不仅在我国化学界有开拓独创的卓越贡献，而且是新中国教育战线上的一位战略家。他的忠贞爱国、直言敢谏、不畏强暴，特别是他的卓越的教学艺术（曾被学生誉为“既是化学大师，又是语言大师”），至今仍在燕园传为美谈，北大人永远不会忘记他。

说来可笑,我与这位大师的结识,不是在他寓所的客厅里,而是在“文革”北大的牛棚,是同室棚友见面熟,不需要什么人来引见。

傅先生个儿不高,头发花白。他在国外待过多年,穿戴朴素得像个老仆,但言谈举止之间却流露着浓厚的书卷气。他的提纯了的北京话,徐缓而简洁,句句入耳,偶一回味,又顿觉幽默无穷。同室十数人中,以他的年龄为最长,无形中受到棚友们的暗暗呵护。

牢笼一般的牛棚,时时刻刻笼罩在无边恐怖之中。罚站、罚跪、打骂声不绝于耳,还偶闻呻吟哭泣声;用裹了橡皮的链条抽打,举起粗大的树根往赤背上抡。所有这些,几乎每天都在刺激着“在押犯”们的脆弱神经,日无宁日,夜无宁夜,简直是个人间地狱!

有一次集合“训话”,傅先生年老动作有些迟缓,这下可惹恼了“监改”暴徒,顿时拳脚相加,把他打翻在地,又猛踏上一只脚,同时狂嚎着:“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棚友们头虽低垂,但一切都在眼中,不免为他担心。但傅先生一向豁达,回到室内神色不改,谈笑自若。

当时他的血压或脑血管可能就有了问题,我看他经常服用“益寿宁”。除了室内的坐探“汇报人”,他是从不回避的。即使似这等小事,倘被“监改”暴徒知道了,那又是一场不小的灾祸,起码要在晚点名时,被当众处罚或羞辱一番。

在生活上,傅先生有时也是率性行事,不拘小节。比如,打来饭菜,他往往是先把菜汤喝完,然后再一块块掰着馒头送进嘴里,或先吃馒头后喝菜汤。问其故,他粲然说道:“还不是一样?!让它们到肚里去化合吧。”说得人暗暗发笑,但又不敢喜形于色。

从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四日,我与傅先生相处四个多月,深感他是一位学贯中西、人格高尚、通脱不羁而又和蔼可亲的老人,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后来,据说他被“解放”之后,立即将发还给他的被查抄的款项捐献给国家,用以开展科学研究。但当时驻校工宣队却以是“资产阶级的钱”而拒收,致使报国无门的傅鹰先生老泪纵横,不能自己。

大约在“四人帮”就擒以后的一天上午,我从六院出校门回家,在旧图书馆上坡处正好与傅先生相遇。久别重逢,自然都很高兴,

我关切地问道：“傅先生身体好吗？”他用手一指头：“我前些日子得了半个半身不遂！……”说着我们都笑了，但我还是劝他认真对待，遂点头告别。谁知这一别便成了永别，此生就再也见不着傅老了！

光阴如流水，傅先生忽忽已逝世二十年。这位新中国化学的主要奠基人，给我们留下的是对他的永恒的怀念。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日

（载《文汇报》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张礼千先生千古

杨希余墨

早在四十年代初，我在东方语专任教时，就经常听到王文萱校长和朱杰勤教授提起张礼千，从而得知张先生是我国早期南洋研究的拓荒者，并以有关南洋研究的等身著作蜚声国内外，不禁为之仰慕。

建国前，我与他虽未曾谋面，但在东方语专却是前后同事。一九四九年东方语专迁并北大东语系，我们终于在北京见面了。

当时的北大，还在沙滩红楼。外文系俄文组（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前身）归曹靖华先生负责，东语系则是季羨林先生。五十年代初，这两位知名人士国内外社会活动频繁，加以为当时条件所限，一出国就长达数月之久。因此，系务需要有人代理。俄文组的事，指定由我办理；东语系则由张先生负责。如此一来，我们便经常一起开会交谈，日渐熟识起来。我发觉他为人耿直，疾恶如仇；既坚持己见，又从善如流；奖掖后进，则不遗余力。

五十年代中期，我经常到北大去开会。记得有一次到东校门外一家理发店去理发，恰与张礼千先生邂逅，并坐在靠椅上理发聊天，共话沙滩红楼往事，怡然神驰，有说有笑。

大概是在“肃反”初期，有一次我们在未名湖走了一个对面儿。一看，就觉神色不对。他脸儿紧绷着，一脸的晦气，两颊深陷，仿佛满口的牙都掉光了。我与他点头招呼，他也似乎视而不见，匆匆低头而过。我顿悟他已身处危境。

张先生性情刚烈，被“逼”得走投无路，遂以自沉来表示抗争，终年仅五十五岁，正当事业有为的盛年。闻者无不痛惜。

未名湖上自是风光绮丽，而湖底却有不散的冤魂！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载香港《大公报》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日）